

我经常去小学。那是一个为儿童写作的人喜欢去的地方,因为那儿喜欢儿童文学的人最多。满满地坐成一个教室、一个演讲厅,把一个很大的操场也站得满满。那里都是朝你笑的小孩、朝你喊的声音、以为你是一个最了不起的人的目光,那样的目光里,满满的都是天真、崇拜,洁净得几乎愿意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,所以你对他们说些什么呢?

他们从台下奔上来给你戴红领巾,把鲜花送给你,你只对他们说声谢谢吗?

那个只有两幢房子的村小,我站在不高的台上,朴拙的校长让我转过头去,再转过身,猛然看见

人类以“呱呱”之音标志生命的新起点,人生始于人声。

人们把人声比作世界上最美妙的乐器,这“乐器”,能“发妙声于丹唇,激哀音于皓齿”,古往今来,人类尽其所能,或用以编织音符、演绎曲调,“英英舒喉”“抵掌讴曲”,这便是“歌唱”;或用以激扬文字、张弛语调,赋话语以节律,快慢徐疾,抑扬顿挫,我们称之为“朗诵”。

“朗诵”很容易:只需识得方块字,就凭一张嘴“大声”开口、有“感情”表达,就算“准人”朗诵之列了,朗诵其门几乎敞向所有能发声言表者,这是值得宽慰的;然而“朗诵好”有些难:“诗歌或散文”纵然气吞山河、情动天地,却无声无息地躺在书本上,也仅凭一张嘴,要让这些抽象的方块符号,从平面的纸页上“站”起来,动起来,活灵活现,有声有色,成为“立体”的情景物象,所谓“一字新声一颗珠”,就不是一般的功夫了。

高尔基认为文学是“人学”,而朗诵以文学作品为本,朗诵者要抵达朗诵艺术高峰,就必须细细地“琢磨人”:领悟人类真谛,体验人生况味,洞达人世百态……这看似一种“诗外”之功,却是朗诵创造登临绝顶而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“内功”“神功”,声音、语言、技巧等等,都将臣服于它。

应当感恩我们的远祖先贤,创造并馈赠给我们如此优美动听的汉民族语言音乐:字含声韵,调分平仄,吐词见轻重,遣句有节律,用以言情表意,抑扬跌宕,徐疾张弛,百股姿态,万千气象,堪称文字做成的音符,言语谱出的旋律,令人珍爱和崇尚。朗诵,便是用它来为文学“度曲”,诗文华章一旦诉诸言语声律,便宛如大鹏展翼,任由翱翔;朗诵者的真功夫,就在于把这文之声、语之曲的每一个音素合情合理地发挥到极致。

文学之“诵”绝非仅是声音之“送”,究其实,是一种有声有色、科学有效的阅读行为。朱熹谈读书有“心到、眼到、口到”之说,“口到”便是诵读,当今称之为“有声阅读”,这是种传统而又先进的阅读方式:一册在手,眼观之,口诵之,双“管”齐下,知识信息的吸纳存储自然要比无声默读强烈深刻。何况当代之“诵”更重内容再现的精准性、审美性:动得口来必须全神贯注、字斟句酌、一丝不苟;表情达意务求身心备至、本真无华、细腻传神,一声一息发自肺腑抵达灵府。这样的“动口”,实际上是更为积极的“动心”;与其说是声情兼备的“读书”,不如说是潜移默化的“铸魂”。

读书还有朱熹老先生未曾意想到的一“到”,就是“耳到”即“听闻”,这是颇具时代色彩的“阅读”之法,君不见,从礼堂会场到马路车厢,借助新兴的电子信息技术,这样的“阅读”方式已成为大众阅读的新理念、新常态。文学的“倾听”妙处有三:其一,不限时空与人伴随,合乎当代人行色匆匆、行忙忙的节奏。其二,“传神写照在阿睹”,眼能聚神也易伤神;用耳阅读,便能闭目而养神,好不惬意。其三,视觉阅读直观其象一览无余;听觉阅读依声取象想象无穷,让你大获创造的美感和愉悦。有声阅读如此有利有益,多滋多味,岂非当代人精神文化生活的一大幸事要事和快事!

敬礼

梅子涵

两个孩子用很小的手托着一个大蛋糕,对我说:“生日快乐!”我的生日是几天以后,可是学校怎么会知道了,为我提前,让孩子的小手温暖地托着盛意,全场温暖地看着我,接着全场都是生日歌了。一大片的波涌,起伏,那是一片鲜亮的童音,我吃惊地看着、听着这美好小世界里的盛意,只说一声“谢谢”吗?

那一天是端午节,在一个大城市的操场上,满满的操场又迎接我,像一个隆重的节日。一个小姑娘,拎着一串粽子走上台:

“这是我今天早晨四点钟起来和奶奶一起包给你吃的,奶奶刚送过来,热的,端午节快乐!”我眼泪一下涌出来,我只说一声谢谢吗?是,我都说谢谢了。谢谢他们,谢谢校长和老师,谢谢小姑娘的奶奶,小姑娘指指告诉我,奶奶也站在那儿,我远远地朝那个方向的奶奶招手:“谢谢你,奶奶!”谢谢他们因为一个普通的作家的到达而这么由衷的热情,这么细致的设计,这么温暖的心意。

我说:“谢谢!”“谢谢!”“谢谢!”

可是我知道不够。因为我是一个写故事给儿童阅读的人,因为那满满的天真、崇拜的目光愿意相信你的一切,等待着你你说些更多的话。所以我还必须说些别的。我就对他们说了:“我知道,当你们把鲜花送给我时,其实是献给文学的。文学是伟大的,我们都要亲近它,那么文学就会亲吻你们的岁月。在文学面前亲昵、虔诚的人,生命可以蓬勃得更优雅。”我知道他们还不能完全听懂这些,但是这样的声音却必须对他们说,让他们似懂非懂地记下。我来到他们面前,不是为了让他们只买我的书,读我的书,而是应该献给他们更多的鲜艳。为儿童写作的人尤其不可以狭小,只当个卖书人!

我还对他们说,我只是一个为你们写故事的人,我不等于是文学,也根本不著名。不信你们到大街上去问问,没有人知道我。即使很著名的站在我面前高高的台上,你也别以为他们非常高,他们只是在很多人创造的世界里做着他们会做的事情。他们不会制造笔,不会制造纸,不会制造电脑,他们只会用别人制造的工具写自己的故事。我说着就走过



春天里 (布面油画) 冯健亲

去打开了教室和演讲厅的窗,因为窗外正好有一片农田。我说,我们一起来看看农田吧,看看那些稻子、麦子、蔬菜,看看那几个看上去身影很小的种地人。他们多了不起,我们都是他们养的。他们给我们春天的碧绿、秋天的金黄,可是他们一辈子也没有人送呢、虔诚的人,生命可以蓬勃得更优雅。我们走到台上。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了不起的栽种的聪敏,他们是可以让一小把籽长出一大片收获的农田,他们不会说一句“好词好句”,可是让我们的餐桌上总有米饭、总有馒头、总有丰富的味道。他们是最著名的,全世界都知道,他们叫农民!我们站在这个学习知识也学习感情的学校的窗前,是不是应该向他们敬个礼呢,我们来恭恭敬敬地敬一个礼吧,而且要一直记得敬重他们,“敬礼!”

我拥抱了那个拎着粽子给我的小姑娘,谢谢了奶奶,同时也对着站得满满的操场说:“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在看着我,你们会觉得,作家多光荣啊!可是现在,你们还能看见什么别的呢?”我指指旁边正在建造的一幢高层房子,那

上面的脚手架上站着工人。我说,看看他们吧,他们站得更高,可是他们的光荣我们都看不见。很热的天,他们站在那儿辛苦,很冷的天,他们站在那儿努力,我们就住进了新房子。作家在新房子里写作,老师在新房子里备课,你们也坐在新房子的桌前做着作业,可是我们都顾不上知道,很多造房子的人都没有新房子,他们仍旧住在很老的破旧里,那是他们爷爷的房子,他们的爸爸在那儿生下他们,他们还要住多久呢?我们是不是要向他们敬一个深深的礼?全体立正吧,向他们敬礼,大声地对他们说:“你们是了不起的人,我们敬重你们!”

全场立正了。儿童们的声音喊得响入云霄。我不知道脚手架上的工人们有没有听清楚,但是他们都停下了手里的活,看着这个满满的操场。他们不会知道我是一个为儿童写故事的人,但是他们看得见我站在台上,站在满满一操场的孩子面前。

那一瞬间,我明白自己也是在向我的这个写作职业敬礼。我没有狭小,因而心里是满满的。

在斯洛文尼亚的首府卢布尔雅那,我们参加了当地的徒步观光团。

天空有心事,阴暗、沉重;参加者只有寥寥三个人,除了我和日胜之外,还有一个年轻的俄罗斯女子桑娜。

30开外的导游维尼亚,像个活泼的音符,浑身是劲。来到了遐迩闻名的普列舍仁广场时,她指着那尊貌似沉思的青铜雕像,以满溢感情的语调说道:“他是斯洛文尼亚最伟大的诗人法里斯·普列舍仁。这个广场,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。他出生于农家,在田野中长大,浑身沾满了泥土的朴实气息。长大后,到维也纳上大学,修读哲学和法律。先天的浪漫个性和后天逻辑思维的训练,在他的诗作里糅合交织,形成了一种独树一帜的风格。他以纯朴真挚的语言和炽热奔放的感情,抒写人民对自由的渴望、对光明的憧憬,感染力很强。”

说着,维尼亚用当地语言朗诵了普列舍仁的一首诗,她铿锵的声音化成了耳边一支悦耳的歌曲。这时,霏霏细雨轻轻飘落,若有若无的雨丝,像松鼠尾巴的尖梢,轻轻地拂着我们的脸。我们没有撑开手中的雨伞,因为雨中听诗的感觉实在太浪漫了呀!气候阴霾,可我们每个人脸上都亮着一盏灯。

吟诵完毕,维尼亚微笑着说:“刚才,我吟诵的,其实是我们的国歌。”国歌?它和诗人有啥关系呢?我狐疑地看着她。她解开谜团:“斯洛文尼亚在1991年脱离南斯拉夫独立后,有关方面便采用了普列舍仁一首长诗的其中一节作为国歌。”

普列舍仁于1849年2月8日撒手尘寰,享年49岁。如今,他的忌日已成了国家的文化节日,被称为“普列舍仁日”。维尼亚指着诗人后方那尊高高的女神塑像,以神秘的语调说道:“这尊女神手上持着的,是月桂树枝,象征着普列舍仁为文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;然而,19世纪当这尊女神塑像在广场竖立时,却掀起了轩然大波。”

维尼亚的话,像一根钓竿,把大家的好奇心高高地勾起了。

“你们看,女神的上身是赤裸的,在当时封闭的社会里,这是被视为有伤风化的。雪上加霜的是,女神塑像正正地对着庄严的教堂,卫道之士认为这是对宗教的亵渎。群情汹涌,最后,大家一致决定,将一件衣服披在塑像上,使她成为一个衣冠楚楚的女人。”

我们都忍俊不禁。接着,她语调转为沉重:“为雕塑师充当裸体模特儿的那个年轻的女子可就惨咯,她在民风保守的社会里成为众矢之的,大家口诛笔伐,铺天盖地的口沫,差点把她淹死了。不得已,她只好黯然离乡,移居美国。40岁那年,悒悒病逝。”顿了顿,又说:“这女子,是我家的祖辈。”大家齐声叹息。

徒步观光结束后,我们偕同俄罗斯女子桑娜到一家小食店共用午餐。

我对桑娜说道:“维尼亚真是一个很棒的解说员啊!”桑娜点头应道:“是啊,我参加同样的徒步观光团,已经五次了,这次最为精彩。那尊普列舍仁雕像,简直就被她说活了呀!”我诧异地问道:“同样的景致,你干嘛要看五次呢?”她老老实实地说:“为了学习啊!”

原来桑娜也是导游,她自莫斯科远嫁到斯洛文尼亚,学会了当地语言,当上了导游,专带俄罗斯游客。

“以前,我以为只要懂得了当地的历史地理,便能照本宣科,然而,那样的讲解,是没有色泽、没有色彩的,是冷冰冰、干巴巴的,我在游客的脸上看不到任何的喜悦和感动;所以,现在,一有时间、一有机会,我便向其他的导游取经。”

实际上,导游和教师的工作性质是相同的。在传授知识的当儿,两者所共同面对的挑战是:如何在对方的脸上亮起一盏灯,使之分分秒秒都绽放着璀璨的亮光。

闲吟曲

王养浩
寒露
笑吟寒露后,艳阳照芳洲。叶绿草青谁言秋?侧耳闻鸟啾。一泓秋水弄皱,戏语顽童,悠悠兰舟。
小雪

连日雨不止,屈指小雪至。北国银装南方迟,倚窗观鱼池。衰柳败叶如斯,群雁飞逝,孤山梅蕊。
回苦
记得秋虫呼,挑灯奋书,锦绣文章惊李杜。霜雪染面浓眉舒,浩天鸿鹄。迈步向何处,穷村野户,寒风冷雨探疾苦。梦里又闻三间哭,忘乎安否?



夜光杯

充满力量的奠基石

李秀英

作词、黄自作曲的《玫瑰三愿》:“玫瑰花、玫瑰花,烂开在碧栏杆下;玫瑰花、玫瑰花,烂开在碧栏杆下;我愿那妒我的无情风雨莫吹打,我愿那爱我的多情游客莫攀摘……”旋律飘荡在雅致、宁静的南厅空间内,我感觉仿佛置身另一个世界,台上的音乐与台下的呼吸,紧紧相连,融为一体,尤其是当天,舞台被安放在了正中间,当观众于四周包围着你时,那种贴近感、亲切感,无与伦比。那一刻,我觉得“音乐午茶”的美,正源自于她联结着音乐家与音乐的气息、音乐家与观众的气息、音乐家与音乐家的气息,如此真实,又如此动人。

去年10月12日,我也以歌唱家身份,第一次来到了“音乐午茶”的舞台上演唱。那是为纪念上海音乐厅平移十周年举办的“十年如一日”特别版现场,当我坐在大提琴家梁松身旁,唱起了龙七

作词、黄自作曲的《玫瑰三愿》:“玫瑰花、玫瑰花,烂开在碧栏杆下;玫瑰花、玫瑰花,烂开在碧栏杆下;我愿那妒我的无情风雨莫吹打,我愿那爱我的多情游客莫攀摘……”旋律飘荡在雅致、宁静的南厅空间内,我感觉仿佛置身另一个世界,台上的音乐与台下的呼吸,紧紧相连,融为一体,尤其是当天,舞台被安放在了正中间,当观众于四周包围着你时,那种贴近感、亲切感,无与伦比。那一刻,我觉得“音乐午茶”的美,正源自于她联结着音乐家与音乐的气息、音乐家与观众的气息、音乐家与音乐家的气息,如此真实,又如此动人。无论是作为老师,还是作为歌唱者,我对这个公益项目,都有着一份特

殊的感情,它为观众和青年艺术家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桥梁,虽然在国外也有许多普及音乐、普及歌剧的项目,但我真心觉得,在有了“音乐午茶”之后,我们国内也是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。因此,在上海音乐厅邀请我在1000期特别版音乐会上表演时,我很快就答应了。我和女中音歌唱家杨光老师一起,为观众奉献一台中外歌剧经典选段,这既是我们“独一无二”组合的首次亮相,也是献给独一无二的“音乐午茶”千期之礼。音乐的世界里,有你,有我,有坐在观众席的大家,感谢“音乐午茶”辟出一片空间,让所有人徜徉其中,经年累月,历久弥香。

十日谈

“不打不相识”的茶老友情,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音乐午茶